

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个了断常安慰 自己天龙八部游戏和工作之间的 选择

世间最不胜看的是背影，渐行渐远而又若隐若现。到现在，我仿佛依旧看见那个，一年前艳阳高照下我悄然脱离的背影，含糊了许多细节，却把「脱离」这件事衬托得无比清晰。

当然，这背影出自我曾快乐游戏的《天龙八部》。我仍不由忆起当日，鲜衣怒马，日新月异，意气风发，多麼舒畅，况且，有一人奉陪，一年前，我挑选回到了实际中来。

严寒地命令着天下苍生的实际。我常安慰自己，游戏和作业之间，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个了断，而我做出了正确的挑选。所以我拼了命作业，装出一幅无怨无悔的样子来。

拖着疲乏的影子，我仍是想起了从前烂漫无忧，纯粹如我。昏昏欲睡的台灯下，无数次悄悄打开《天龙八部》了解又陌生的登陆界面，那个背影又那麽从光晕之中显现出来。



她越走越远，根本不给人任何考虑款留的机会。终究仍是回不去了的，我轻叹一声，孤独何其可怕，在我与国际断了联络之後，在我缅怀也曾与人心灵相通之时。

橙色装备就靠天龙八部藏经阁超过时间死亡都表示挑战失败

《天龙八部》是一个国际，我曾去那国际游历过一番，我那时不似现在这般迂腐冰凉，或许那个国际里边的人才是真的他们。那时我有个师父，只收一徒，我便拜了他。



我师父那人是极好的。在我绵长的升级道路上，他经常充任我的大号挂件跟随在死後，那时我自认为的他的无聊，现在看来，更像是一种陪同，一种职责，并且是来自真实国际中某个人内心的。

那麼那时认为的帮我刷怪是一种小小的夸耀，其实是一种保护吧，在那个国际，人们通过支付诚心来互相获得虚拟的欢愉，多麼叫人怀念，一整个江湖，我独独知道他一个。

却又甚至不知他名字。所以，在我脱离之前，我决议单独去面临实际，没有告别，没有提及，恰似波澜不惊。他是何时发现我自顾自脱离的？他恨我不告而别吗？他又是否，等过我？是否，还记得我。

回不去《天龙八部》了，我去了《天龙八部》手游，用了本来的 ID。究竟在这里，当年游戏的影子还那麼浓。那天，面临手机，我几乎怔住了。「学徒。」

看着手游画面上的好友申请，来自一个持久未闻，却了解到骨子里的 ID，「师父，好久不见！」笃信的江湖不见本来还能再会，我觉得内心有一些东西促使我含糊了眼睛，是持久以来自我笃信的坍塌。

是啊，我还记得师父的 ID—傲娇能够吃。「学徒，我给你抓的第一只小马驹，养好了，还没来得及送给你。」那一刻，情绪决堤。本来，让人觉得可怕的不是背影，是那脱离的背影之後，自以为是暗自决议好的，永不再会。

世間最不勝看的是背影，漸行漸遠而又若隱若現。到現在，我仿佛依舊看見那個，一年前艷陽高照下我悄然脫離的背影，含糊了許多細節，卻把「脫離」這件事襯托得無比清晰。

當然，這背影出自我曾快樂遊戲的《天龍八部》。我仍不由憶起當日，鮮衣怒馬，日新月異，意氣風發，多麼舒暢，況且，有一人奉陪，一年前，我挑選回到了實際中來。

嚴寒地命令著天下蒼生的實際。我常安慰自己，遊戲和作業之間，無論如何都該有個斷，而我做出了正確的挑選。所以我拼了命作業，裝出一幅無怨無悔的樣子來。

拖著疲乏的影子，我仍是想起了從前爛漫無憂，純粹如我。昏昏欲睡的臺燈下，無數次悄悄打開《天龍八部》了解又陌生的登陸界面，那個背影又那麼從光暈之中顯現出來。

她越走越遠，根本不給人任何考慮款留的機會。終究仍是回不去了的，我輕嘆一聲，孤獨何其可怕，在我與國際斷了聯絡之後，在我緬懷也曾與人心靈相通之時。

《天龍八部》是一個國際，我曾去那國際遊歷過一番，我那時不似現在這般迂腐冰涼，或許那個國際裏邊的人才是真的他們。那時我有個師父，只收一徒，我便拜了他。

我師父那人是極好的。在我綿長的升級道路上，他經常充任我的大號掛件跟隨在死後，那時我自認為的他的無聊，現在看來，更像是一種陪同，一種職責，並且是來自真實國際中某個人內心的。

那麼那時認為的幫我刷怪是一種小小的誇耀，其實是一種保護吧，在那個國際，人們通過支付誠心來互相獲得虛擬的歡愉，多麼叫人懷念，一整個江湖，我獨獨知道他一個。

卻又甚至不知他名字。所以，在我脫離之前，我決議單獨去面臨實際，沒有告別，沒有提及，恰似波瀾不驚。他是何時發現我自顧自脫離的？他恨我不告而別嗎？他又是否，等過我？是否，還記得我。

回不去《天龍八部》了，我去了《天龍八部》手遊，用了本來的 ID。究竟在這裏，當年遊戲的影子還那麼濃。那天，面臨手機，我幾乎怔住了。「學徒。」

看著手遊畫面上的好友申請，來自一個持久未聞，卻了解到骨子裏的 ID，「師父，好久不見！」篤信的江湖不見本來還能再會，我覺得內心有一些東西促使我含糊了眼睛，是持久以來自我篤信的坍塌。

是啊，我還記得師父的 ID—傲嬌能夠吃。「學徒，我給你抓的第一只小馬駒，養好了，還沒來得及送給你。」那一刻，情緒決堤。本來，讓人覺得可怕的不是背影，是那脫離的背影之後，自以為是暗自決議好的，永不再會。